

第六章 結論

本文的主旨在討論隋唐時期咒禁療法的面貌、演變與內涵，這個命題乍看下來簡單，但實際進行時卻面臨了不少困難。一來，若將咒禁療法歸類為中國傳統醫學的一部分，中醫為一專門領域，且其內容浩如煙海，若純以中醫理論層面來剖析咒禁療法，筆者並非中醫理論的研究者，此非能力所能及；再者，咒禁療法雖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傳統醫學體系重疊，但巫術的原理與架構卻也是咒禁療法中不可抹煞的部分，純以中醫理論解釋，勢必有所不足。但若是純以宗教或是巫術等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待咒禁療法，卻又忽略了中國傳統醫學理論對咒禁療法的影響。而且，不管以純醫學或純宗教的觀點解析咒禁療法，都將與歷史學的研究領域產生落差。因此，筆者在整篇論文中，採取的是醫療史的處理方式，偏重咒禁療法發展的歷史軌跡與脈絡，以及咒禁療法的運作基礎，至於過於深入的巫術或醫療理論，本文則不深論，以免失焦。

咒禁療法雖然與巫術相近，但是在中國上古時期，則是與醫學相結合，呈現巫醫一體的狀態，此時治療疾病被視為巫者的職責，而巫者治病時往往醫藥與咒禁療法並用，兩者間並無明顯的區別。儘管在《周禮》中，巫與醫似乎已經分離，且出現了醫學方面的專業官僚，但在某些巫者的職責中，仍包含了為人療病，這種巫醫一體的狀況至少持續到戰國時期方始逐漸產生變化。戰國到西漢之間，是中國傳統醫學奠基的重要時期，此時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專業醫者，中醫的理論體系也逐漸完備。

從巫醫到巫與醫，代表專業醫者的出現，排擠了巫者的醫療市場，巫者的社會地位亦隨之下降，漢代不少的知識份子，對於巫者都有極嚴厲的批評，認為這些巫者根本就是欺世盜名的騙子，對於社會上信巫不信醫的風氣也提出猛烈的抨擊與警告。然而這些知識份子的猛烈抨擊，也代表了社會上對於巫者提供醫療服務的能力仍有強烈的信心，這種求巫治病的習慣不僅流行於民間，包含帝王貴冑也對巫者治病的能力深信不疑，從鼂錯的「置巫醫，救疾病」，到漢武帝的「病問神君」，在在都顯示出巫者在醫療市場中仍維持一定

地位，不過整體來看，巫者在社會上地位的下降倒是個明顯的趨勢。

六朝時期，疫癘橫行，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逃脫不了染疾橫死的命運，連醫學世家都在所難免。當正統醫學對於傳染病的橫行無法提出合理的解釋，無力去民之疾以安民之心，鬼神病因觀又起，無助的群眾將傳染病歸咎於鬼魅崇人所致，而將求助對象轉向宗教團體，地位陵夷的巫者似乎得到再起的機會。不過這時的巫者受到新興釋道兩教的強力挑戰，釋道兩教與巫者同樣能夠提供宗教與醫療兩方面的服務，在服務的表象上或許相去不遠，但在理論架構上，釋道兩教則有更深層的宗教哲學作為後盾，因此從巫術信仰中汲取不少養分的釋與道，尤其是道教，儘管種種替人治病的宗教療法上都與傳統巫術並無二致，卻取得了知識份子的認同，而巫術卻仍處於社會底層，被時人比喻為誤國奸佞。

隋唐時期，隨著咒禁術在太醫署正式設科，又面臨了一次轉變。咒禁術的正式設科，對於咒禁術而言，究竟是自身地位的實際提升或是因人成事？因為咒禁術本身傳承的神秘性，因此時人與後人對於咒禁科與咒禁博士的職掌與工作內容並無深入了解，只能從側面得知，「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為厲者。」但除此之外，其他關於咒禁科與咒禁博士的史料則付之闕如。不過從隋唐時期對於咒禁術的認知上，還是可以看出，當時咒禁術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佛教的「禁咒」，另一個是道教的「道禁」，反而是咒禁術最初的源頭——巫術，幾乎完全未被包含在內。

在隋唐時期的文獻中，禁咒術是佛教體系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自漢代佛教傳入中國起，有不少高僧都是以高深的禁咒術作為傳教的工具，這種高深的禁咒術，有的如漢明帝時用來與道士的禁術相比較，顯示比丘在法術上的高深造詣，藉以壓服道士，在釋道兩教的鬥法上佔據上風；有如佛圖澄以高強法力，將石勒之子起死回生，或像惠憐以「咒水飲人，能差諸病」。唐末的釋全清，更是以禁咒術替人治病而聞名，而其替人治病的禁咒術，其外觀與巫術咒禁療法極其類似。

根據玄奘法師的記載，在佛陀誕生之地的天竺，禁咒術更成為印度教育中必修的一門課。其他篤信佛法的西域諸國，擅長禁咒術也多為其特徵。連佛經當中，也有不少記載禁咒術的典籍，如《佛

頂尊勝陀羅尼別法》等等。當然，翻譯佛典的過程當中，使用類似的辭彙作為佛教中相似法術的代稱，並不足為奇。但如釋全清為人治病的過程當中出現與咒禁術相類似的手法，這就不是僅憑借用類似詞彙所能解釋，無怪乎有學者認為，密教禁咒法與道教法術之間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如此，當然與咒禁術脫不了關係。

與隋唐時期咒禁術關係更大的是道教，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與咒禁術間的關係自然匪淺，且經過了六朝的發展，傳統咒禁術在隋唐時期儼然已經與道教合流。隋唐時期有不少道士都以咒禁術聞名，且其中不乏因身懷高深禁術而受到帝王賞識者，如唐太宗時期的張惠明，因善行咒禁驅馳精魅，而被召入宮中；歷經高宗、中宗等朝的葉法善，因為善於陰陽、占繇、符架之術，且能厭劾怪鬼，而深受器重，數度進宮，死後還獲追封越州都督；中宗時另有一位葉靜能，也是因為禁術精深而受賞識。

然而這些道士所懷的禁術，無論在外觀、形式或是內涵上，其實都與咒禁術十分雷同，難怪在鄙視巫術的社會風氣下，佛教要批評「今時道士塗百合氣禁咒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這與六朝時期知識分子對咒禁術的批判如出一轍。但與此同時，也可以看出原本遭到鄙視的咒禁術，在披上宗教外衣後，重新又回到社會的主流。但這並不代表咒禁術重新得到世人的認同，咒禁術只是因人成事，實際上時人認同的，或是更精確的說，當時上層階級認同的，乃是融入釋道兩教的咒禁術。

隋唐時期的咒禁術，一方面被釋道兩教的醫療系統所吸納，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與正統醫學相融合。漢初的馬王堆醫書中，就收入了不少咒禁方。馬王堆醫書中的咒禁術，其醫療概念比較原始，使用的手法多以咒語、物品或特殊儀式等鬼魅厭惡的事與物，驅鬼治病。儘管當時釋道兩教都還未出現在中國，但這種驅鬼治病的概念對後世來說並不陌生，而馬王堆古醫書咒禁術中的一些儀式或做法，如禹步、噴、唾或是陰陽五行等概念，也為後世所繼承。

葛洪的《肘後備急方》當然是道教與醫學兩相結合的最佳範例之一，從中也可以看出道教醫學對咒禁術的看法與接受度。葛洪的道術和醫術，與其祖葛玄關係密切，葛玄的道術本來就以驅鬼聞名，葛洪對此的接受度應該相當高，這也可以從葛洪的另一部著作《抱

朴子》中看出。《肘後備急方》中記載的咒禁方數量，與馬王堆古醫書相較，比例雖然稍低，但數量差不多，大約四五十條。儘管葛洪具有道教背景，但此書所載咒禁方中，具有強烈道教色彩者其實並不多，反而具有巫術特質，如以獸血、人體治療者所在多有。

葛洪是六朝時期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葛氏痛恨巫術害人也不是秘密，如《抱朴子》中言：「俗所謂道，率皆妖偽，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為，損費不訾。」但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卻將許多具有巫術色彩的咒禁方收入，這不也正顯示此時的道教、醫學與咒禁術正處於融合的階段？

唐代王燾的《外台秘要方》更是一則咒禁術與醫學、宗教相融合的典型。《外台秘要方》以二十部醫學典籍作為基礎，針對不同病症，收錄各家醫方，作為醫者參考之用。《外台秘要方》的重要性在於，該書在每條醫方後會註明此方出處，因此更可以看出咒禁方歷的轉變過程。《外台秘要方》記載的咒禁方中可以看出幾個特點：一是道教的色彩增強了，如許多咒語中出現的「急急如律令」與道教神祇，顯示出咒禁術受到了道教的強烈影響；二是特定的時間、地點也成為了施行咒禁術的重要因素，這與六朝時期的民間信仰有關，但日後卻為道教所承襲；第三則是某些特定數字或其倍數，如「七」，成為咒禁術中最重要數字。這種特性並非源於佛道兩教，早在馬王堆古醫書中就可以看到「七」的廣泛運用。

而從馬王堆古醫書到《外台秘要方》，可以看出從漢代以迄隋唐，咒禁術普遍出現在各種醫典當中，與醫學與宗教相結合，形式與儀式上逐漸完備，咒語也隨著時代的演進而轉變，釋道兩教的影響滲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手法上，《外台秘要方》中已經很少見到比較原始的，以殺生或是人體作為治病道具的咒禁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但從適應症到治療基礎這些基本架構，其實並未有多大改變。

各家醫典對於咒禁方或多或少都有相關記載，但對於咒禁術的傳承與施行方式則多語焉不詳，因此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特別以兩卷介紹咒禁療法的〈禁經〉，便成為咒禁術研究者最重要的一本

參考書。〈禁經〉以咒禁療法為主題，所蒐羅的咒禁方數量自不在話下，多達一百四十五條。更重要的是除了咒禁方之外，孫氏在〈禁經〉中還詳細記載了咒禁術的各項細節。在咒禁術的傳承方式上，「受禁法」強調受禁前後的各種禁忌與戒律，強調若要承襲咒禁療法的治療能力，必須在人格上達到崇高的境界才行，種種規範都是針對此目標而行。儘管這些戒律與道教的戒律極其相似，但早在先秦時期，類似的戒律就已存在。而其他施行咒禁術時的必要動作與儀式，如禹步、掌訣、除穢法等等，〈禁經〉中也有清楚的解釋。〈禁經〉中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介紹了咒禁術的醫療原理，即包含陰陽五行思想與「萬病擊同類」的概念。經過了「受禁法」取得咒禁醫療能力後，再針對各種不同的疾病，以相關咒語、法器與儀式，配合特定時間、地點後，即能產生醫療效果。

從〈禁經〉中可以清楚了解隋唐時期咒禁療法的完整程序以及相關的儀式等等，這對於研究神秘的咒禁術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突破。與此同時，也可以發現，〈禁經〉中所載的隋唐時期的咒禁術，在使用的各項做法上，與馬王堆古醫書中所使用的相去並不遠，禹步、噴、唾等等，陰陽五行與萬物擊同類對治的概念亦無多大改變。但是隋唐時期對於咒禁術的認知，卻與先前產生了極大的落差，從民間巫術一變而成為釋道兩教的一部分，反而是孕育咒禁術的根源——民間巫術，與咒禁術間的連結被切斷了。儘管咒禁術在隋唐已在太醫署中設科，但這並非意味咒禁術的地位提高。從《唐六典》、新舊《唐書》到《千金翼方·禁經》，對咒禁術的認識都停留在其與釋道兩教的關係，就算提到咒禁術與巫術的淵源，通常也是一筆帶過。

但從本文的討論後可以發現，隋唐時期的咒禁術，不僅傳承自早期的巫術，連使用手法也仍極相似，這是本文企圖釐清的重點。不過限於本人學識、篇幅與相關資料的侷限性，距離完全釐清隋唐咒禁術的目標還有一段差距，這也是筆者日後將努力的目標。